

第一章

生平

第一节 从买办到资本家

一、家世及少年时期

郑观应，本名观应，字正翔，号陶斋，又号居易、杞忧生，别号侍鹤山人、罗浮侍鹤山人。广东省香山县（今中山市）雍陌乡人。中年以后迁居澳门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（1842年7月24日）出生。

郑观应的祖父郑鸣岐是一位“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”的封建文人。父亲郑文瑞，字启华，号秀峰。是“夙承家学，读书过目成诵，藏书颇富，手自校雠丹铅殆遍”的学者。但郑文瑞没有取得功名，长期充当村塾教师，也是所谓“蔽徒科名，设帐授徒”的布衣塾师。据说郑文瑞的教学还是很有成绩的，“从游者多享盛名，各有建树”（《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》）。郑文瑞一生做了不少公益事业。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在《上李鸿章禀》中说：郑文瑞“家居筹置义田，兴立善堂。地方公举：若水利，若桥梁，若义仓，或创或因，无不尽力乐输，殚心规画”（王承基等《上李鸿章禀》，见吴尹全辑：《侍鹤山人事略》）。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早年的郑观应也存在通过科举以求发展的愿望。

郑观应的家乡香山，素有“买办故乡”之称，离广州不远，与香港隔水相望；而澳门本系香山一隅，距雍陌乡更是近在咫尺。在鸦片战争前，香山居民已有不少曾与西洋各国来华贸易者打过交道，通过经商而致富者更不乏其人，因此，战后香山人充当外国洋行买办的人自然也较他处为多。郑观应家族及亲朋中充做买办的人就不少。他的叔父郑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，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。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也是姻亲，而与买办商人家庭出身、15岁（1852年）就到上海宝顺洋行学艺的徐润，更是“两代相交近百年”（《赠徐雨之观察》）的世交。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，也与徐润同在宝顺学艺。

现存郑观应早年生平资料不多。从郑观应自述可知，在参加秀才考试而名落孙山之后，他曾就“弃书学贾”，还是继续从科举而仕途的人生道路作过抉择，最后选择了“学贾”。固然这取决于他自己的意愿，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家庭意向。郑观应的兄弟姐妹很多，父亲生有9男8女。对于这样一个中产之家来说，经济负担还是沉重的。郑观应要继续“习举业”，家庭财力不能说没有困难。他后来回忆说，经商并不是

他的初衷，而是由于“家贫”，由于要“负米娱亲”才“作贾”（《救时揭要序》）的。“家贫”虽言过其实，不甚富裕却是真实的。据说郑文瑞在中年曾离开家乡出外跑过码头，他“客游未久即归，命诸子出游”（王承基等：《上李鸿章禀》）。“命诸子出游”干什么事，虽没有看到其他明确的记载，但叫儿子去学商贾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郑观应说他到上海学经商，就是禀承父亲的意愿，此后他的弟弟们接二连三地走上同一条道路。郑观应后来回忆说：“观应年十七，小试不售，即奉严命，赴沪学贾。”（《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》）

学做生意对郑观应来说是比较容易适应的。他后来的老同事王之春于1883年把他推荐给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时说过：郑观应“自幼从海泊遍历越南、暹罗、新加坡等处，熟悉洋务”（《侍鹤山人人事略》）。这样，郑观应就顺理成章地走上经营商务的道路。

二、买办生涯与资本积累

清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也就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、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的《天津条约》那一年，郑观应来到上海。上海开埠虽只有十几年时间，这时却已是通商五口中最为繁荣的一个港口。在这里，外国洋行林立。郑观应到上海后，先寄居在他的叔父郑廷江家。郑观应本想进英文书馆学习英语，但因经济条件限制未能如愿，只好一边在叔父处“供走奔之劳”，以取得微薄的收入，一边向叔父学习英语。郑观应在新德洋行期间得以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础，主要是郑廷江为他创造的条件。

到上海的第二年，即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郑观应通过他的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亭、徐润等人的关系，被介绍到英商上海宝顺洋行工作。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一流大洋行，徐钰亭、曾寄圃是这家洋行管总账的一等买办，徐润此时也已提升到徐、曾副手的地位。郑观应得到这几个人的提携，一进宝顺就取得一定的地位。

那时，英、法、美、俄等国不满足于清咸丰八年（1858）签订的《天津条约》所规定的侵略权益，英、法正在再次燃起战火，企图把皇帝眼皮底下的天津开为通商口岸。外国商人急于了解天津的商业情况，宝顺洋行当然不甘落后，派人前往天津调查那里的商情。咸丰九年冬，郑观应跟随宝顺的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，在津度岁后才返回上海。郑观应回顾当时的情况说：“在津度岁，大雪漫天，身亦只衣布棉袍，素位而行耐苦自励。”（《香山郑慎馥堂侍鹤老人嘱书》）这种“耐苦自励”的精神使郑观应得到了信任和重用。咸丰十年返沪后，即在宝顺掌管丝楼、兼掌管轮船揽载等事宜（《香山郑慎馥堂侍鹤老人嘱书》）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。

职业稳定之后，郑观应在工作之余，约同广东同乡高要县的梁纶卿，一起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读夜班课，专攻英文两年。郑观应后来曾慨叹说：“可知当日贫读之难！”（《香山郑慎馥堂侍鹤老人嘱书》）在训诫有优裕条件的儿辈时更说：“儿曹今日读书不需筹款，自应愤勉，毋负光阴。”（同上）

郑观应根据切身体会，对学习外国语文非常重视。他虽然也说“今日时势，非晓